

赵平 / 著



一生一度缘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一生一度缘

赵平/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生一度缘/赵平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6.6

ISBN 7-221-07440-2

I. … II. 赵…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3050 号

一生一度缘

赵 平 著

责任编辑:聂鲜梅 李书麟

装帧设计:蒋 芳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2)

印 刷:贵阳雄晖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9×1194mm 1/32

字 数:200 千字

印 张:8.5

版 次: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7440-2/I·1508

定 价:18.00 元

人性的复苏

序一

颜 迈

文学是人类精神生长的记录。中国当代文学从沉沦和痛苦中觉醒,不断地反思、探索和开拓。但赵平不需要这样。他需要的只是真情的自然流露,恰如山泉从深山林壑汨汨流出一样。

人的一生,大约就是“缘”的组合和轮回。亲情、友情、爱情、命运、地位、价值、尊严、良心,善与恶,美与丑,是与非,人性与兽性,都从《一生一度缘》的多棱镜里折射出来。

让我们看看多棱镜里的缤纷色彩吧。

在那由清澈变得污秽又变得明净的南明河里,浸透了“我”的思乡之情,使我们仿佛感到马思聪的《思乡曲》在耳边回荡。但优美的旋律里却跳出了不和谐的音符。“我”儿时的朋友,一个叫胡甲秀的小诗人,因为关于“先验论”的“反动言论”,在河畔自杀了。胡甲秀的侄女,一个在河边卖画的小姑娘,却把我有意接济她的钱寄回了东京。

那位藤田大夫,儿时在日本战败后的遣返途中,被一个中国农民的“一葫芦之水”救了命,时时惦记着回报。他给因受车祸受伤的“我”配了中药,带“我”乘车兜风,送给“我”钞票,整整料理“我”半年之久。“我”痊愈之后,藤田大夫却消失了。揭开谜底才知道:“藤田大夫在阪神大地震后就破产了。”而对“我”的全部救助,都是在他破产之后。

奶奶不是“我”的亲奶奶，是爷爷的第三任妻子。她从小就有顺手牵羊、小偷小摸的习惯，偷梨窃瓜是她的拿手好戏。可是，当“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偷了小河汊上的独木桥回到院子时，奶奶却惊呆了，执拗地把独木桥送回了原处，对“我”说：“这木头不搬回去，你的心都会疼的。”“贪小便宜的人，会永远像奶奶一样没出息！”

“文革”中，唐叔巡逻时，枪支走火打死了一个小偷。造反派头头代表革命委员会用一段语录通知死者的婆婆了事。可是唐叔却坚持以身抵罪，非去做婆婆的孙子不可。“石上坐三年，冷石也变暖”（田中角荣语），唐叔终于感动了婆婆，承担起了孝敬老人的义务。“受害人老婆婆用皱巴巴的双手握住坐在床边的加害人的手，放在胸前，就像喝饱了奶的婴儿一样”，一脸满足的表情，香甜地睡着了。

黔剧团的琴师大赵和演员瑛子是一对夫妻。文化革命剥夺了他们正常工作的权利。正当三个一丝不挂的造反派头头在道具室对三个赤身裸体的女演员实施“再教育”的时候，大赵将水果刀扎进了造反派头头的屁股。大赵被判了劳改，瑛子精神失常了，女儿死掉了。精神失常的瑛子生下造反派头头的孩子后，上吊自杀了。大赵带着造反派头头的孩子，躲到乡间过起了吉普赛式的流浪艺人的生活。

“我”因为父亲挨批斗、关牛棚而辍学后，偷偷跟吴老师学起了英语。一个姓K的小学生批判老师的文章，引发了批判知识分子的高潮。吴老师说这是“利用天真无邪的孩子搞文字狱”，被残忍地殴打、关押、折磨，终至撒手人寰。“文革”结束后，当年的小学生K撰文陈述自己的父母在“文革”中遭受的苦难。“我”将K的文章和“我的质疑”寄给师母。“我”大概以为师母会悲伤和愤怒，哪知师母回信说：那个姓K的女孩“那颗被扭曲的、在黑

暗中彷徨的心终于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她的文章让我更加坚信：人性必定战胜邪恶。”于是，“我真正明白了人性可以有多么伟大。”

在摘取了《一生一度缘》中的这些片断后，我们进一步认识赵平了。读完《一生一度缘》，涌上心头的标题就是《人性的复苏》。这个标题，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思维的海洋中显露的第一个岛屿。我们这一代人，是被强迫着批判过“人性论”的；我们自己，则因为还有人性而被批判过。人是一种奇特的动物，具有人性和兽性两种特征。人性和兽性在人的身上都消消涨涨地企图在诺曼底登陆。在那人所共知的年代，一些人在艰难困苦的黑洞里挣扎、奋斗、牺牲，捍卫着自己的人性，另一些人被抽掉了、扼杀了、剿灭了人性，当然就只剩下兽性了。

《一生一度缘》的大背景，是笼罩在黑暗、阴霾、血腥、恐怖中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作者所记叙和描写的，大部分是“文革”中人性与兽性的展现与冲突。这种展现与冲突，在人类文化的殿堂里是随处可见的。例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德高望重”的副主教克洛德爱上了美丽非凡的少女爱丝梅拉达，为了达到自己情欲的目的，设计了种种陷阱，将爱丝梅拉达和卡西莫多推进了死亡的深渊。《巴黎圣母院》中，人性和兽性展开了殊死的较量。《一生一度缘》中，造反派头头们也正是为了达到满足情欲的目的，而将善良的人们推向死亡的深渊的。邪恶从肉体上毁灭了善良，人性从精神上战胜了兽性，正是《巴黎圣母院》和《一生一度缘》的悲剧意义。

当今社会，弥漫着一种越来越浮躁的气氛。商品经济、物欲情欲，豪宅小车，名誉地位，使人们变得很不安宁。可是，我们的赵平，却照样平静。对于人世间的不平和不幸，他显示了淡淡的忧郁和哀愁，但没有怨天尤人，因为他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没有世俗的尘埃。对于同学、朋友、老师、亲人的辞世,他表示了巨大的悲痛和怀念,但没有浓墨重彩的渲染,因为他知道秦戈尔的名言,力图“使生如春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他轻轻地揭开了人性的情欲和兽性的情欲的面纱,但始终保留着那几片原始时代的树叶,因为他的作品没有任何功利目的,他不需要迎合和媚俗。他要塑造他心目中善良的人的形象,但他知道希腊悲剧家忒伦底乌斯的名言:“我是人,人所固有的一切,我无不具有。”所谓高、大、全的幻影是不存在的。所以他笔下的形象就会有一些可爱的缺点,并因此而显得更加丰满、更加真实。他表示了对造反派头头兽行和兽性的谴责,但他知道,这些人的兽行和兽性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恶性膨胀的肿瘤,因而又表示了房龙式的宽容和理解。这种宽容和理解,引起了人们更深层次的思考:这些人其实也是受害者。那么,谁是戕害他们的元凶呢?

读了《一生一度缘》,我们仿佛走进了施特劳斯的《维也纳森林的故事》。那初显鱼肚白的黎明,那孕育着新生命的丛林,那潺潺的小溪流水,那令人心旷神怡的负氧离子,引起了我们无尽的遐思。于是,兽性从赵平的笔下淡化了,隐退了,人性则从赵平的也从我们的心灵深处萌动了、复苏了。

2004年11月28日

于南明河畔

(序作者为贵州省教育学院教授)

我所知道的赵平

序二

曾晓鹰

《七律·甲申初冬遥寄赵平》：一笺素稿起青苻，翻作灯花竟夜明。鸿雁行行游子意，白云片片故人情。天涯海角存知己，异国他乡若比邻。何日登高再相聚，遑飞意兴慰乡音。

这是我在十月初接到赵平寄来的书稿《一生一度缘》时写下的一首小诗，权充作这篇短文的小序吧。

《一生一度缘》是作者赵平将自己留学日本后写就的文章筛选集结而成的一部散文集。字里行间，饱蘸了赵平对故乡贵阳的一片深情。能有机会将这部书稿及作者赵平介绍给广大读者，我感到十分的荣幸。

赵平，原名赵亚平。是我小学的同学，儿时的朋友。也许，“亚”者，屈居第二也。因此，不知什么时候，“亚”被略去了，成了“赵平”。

赵平读小学时，是我们班上有名的“皮匠”。既然叫“皮匠”，行动自是十分拖皮。记得小学时代，他时常在第一节课被老师请到墙边“练习立正”。因为他喜欢在上学的路上东瞧瞧，西望望，一边走，一边玩。什么都感到新鲜，什么都要研究一番。以至于他家虽然离学校仅一墙之隔，本来只需五分钟即可走到的路程，他却经常要走上半个小时。为此，赵平便荣膺了“皮匠”的雅号。直到现在，我仍能想象得出赵平那时的形象：背着一个书包

包,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时而蹭过去捕捉一下树上鸣叫的知了,时而蹲下来,拨弄一番路边摇曳的野花。然而,有非常之能者定有非常之举。现在看来,他这儿的“皮”,其实是他日后的非常之能在难以掩饰的闪光。

正是他的“皮”,养成了他从小便勤于思考,乐于探索的习惯,也为他后来天才般的成就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进入中学,赵平则辗转转到江西农村。在那儿呆了一年后,他回到贵阳,先后在林东煤矿、贵阳玻璃厂干临时工。其时,赵平仅十三岁。后来,他也曾一度进入贵阳第六中学,然而,并没能参加中学的学习,而是随工宣队进驻到惠水险峰机床厂,在那儿劳动了整整一年。而我,虽然在中学,同样没能学到什么知识。我们的少年时代,就在那不停的革命,劳动,劳动,革命中流逝了。这期间,我们并没中断联系,因为我俩的父亲曾在一个“四清”工作队中呆过,彼此相识,我俩自然也就时有来往了。

中学毕业,我遵从母亲的意愿,很不情愿地进入高中继续读书,成为“文革”以后的第一届高中生。赵平则正式进了工厂,成了“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在那知识无用,臭老九臭得不能再臭的年代,能成为工人阶级中的一员,自是无比光荣、无比自豪的。然而,就在那“读书无用论”恣意横行的年代,赵平却反其道而行之,找到了一个避风港:他父亲给他请到了一位在当时中学外语界很有名望的老教师。老教师属于“反动学术权威”,被闲置在家。他一见赵平,便慧眼识英雄,认定这是一棵学习外语的好苗子。从此,这一老一小便“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地啃起洋文来了。老的倾囊以授,小的耕耘不辍。要知道,在那时,敢致力于“白专道路”的人真可谓凤毛麟角,更何况是学洋文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儿。然而,赵平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几年

之后,当我读完高中时,赵平的外语水平已有了相当的造诣。不久,在赤水天然气化肥厂建设工地中,不满十八岁的他,便成了当时在那里工作的外国专家身边最年轻的生活翻译。他成功了。这个成功,不仅源于他的天赋,更源于他的勤奋。据我所知,他的外语是这样学出来的:他家里的床头、墙上、门背后贴满了英语单词,走路时、吃饭时、洗脸洗脚时、上床睡觉时,他都在背单词,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刚开始学英语时,一天记五个单词,慢慢增加到十个、二十个、三十个。逐渐地,他掌握了英语单词的组合规律和背诵窍门,于是,每天的单词量增加到五十个、一百个。最后,他把背单词当作了一种享受。赵平就曾对我说过:“做任何一件事情,只要你不是把它当作一个包袱来做,而是当作一种享受来做,就一定能做好。”这是一种很深的境界。要达到这种境界,绝非“一日之寒”。这种境界的背后,是刻苦,是勤奋,是锲而不舍的精神!而我最佩服赵平的,正是这种精神。没有这种精神,任何天赋都是枉然的。

从赤水天然气化肥厂回来后,赵平进入贵阳化工研究所,担任英语翻译。我们的来往就更多了。这期间,我和赵平还结识了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蒋庆、颜迈、曹岷、张健健、游建民、周义。这是一群才华横溢的朋友,也是一群热血青年。当时还年轻的我们,经常聚在一起谈古论今,吟诗作赋。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蒋庆的陋室里,我们热烈地探索人生的价值,讨论当时的政治风云;在赵平的小屋里,我们头碰头地凑在一起,围着赵平那台当时在贵阳市绝无仅有的录音机学虎啸,一起高唱贝多芬的《欢乐颂》;在花溪大坝旁的山崖上,我们迎着天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高声吟诵着自己创作的诗句;在中秋子夜的黔灵山象王岭上,我们兴致勃勃地倒着观赏(弯下身子,头朝下的从两腿之间望出去)山下都市的万家灯火,尽情享受那“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美妙

幻境,并一路聆听着“雨打芭蕉”的夜雨声,高声吟诵着“一蓑烟雨任凭声,谁怕?”的诗句走下山去……这是一段难忘的时光,这是一群值得我一生珍惜和骄傲的朋友。这群朋友,今日都有了各自出色的成就。赵平,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赤水天然气化肥厂几年的翻译工作,更加深了赵平的英语造诣。到了1978年以前,他已经能丢开字典阅读莎士比亚的原著了。而当时大学外语系四年级的毕业生也达不到这个水平。那一年,赵平参加了高考,报的是英语专业。北大外语系前来招生的老师看了他的成绩并在观摩了他的英语教学(当时赵平在化工研究所办了一个免费教英语的学习班)之后,对他说道:“你再读一遍英语专业是浪费时间,建议你另选一门外语来学。”于是,赵平选择了日语。就读于四川大学外语系。对于那段时间的学习,赵平在他去年出版的一部学术著作《挑战日语口语》的前言中曾有一段叙述,可以作为最好的注本:

我的日语学习始于1978年,是考入大学后从零学起的。由于曾从悬崖上摔下来,造成了严重的脑震荡,所以在语言的学习中,无论发音、词汇、语法,还是听力及会话,对于我来说,无不困难重重。即使我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也无法望同学们之项背。尤其一跟日本人会话,我更是找不着北。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曾无数次地想放弃这个专业。

二年级下半学期,一个偶然的机,我得到一本日文电影脚本,名叫“金环食(日全食)”。随便打开它,就看到这么一句话:

“ムシヨに入これとうつて魂胆だからな”

尽管已经学习了将近两年的日语,这一句话我依然看不懂。我不服气地查遍了手头所有的辞典和教科书,仍是一头雾水。更令我沮丧的是,学校不久就放映了这部叫“金环食”的原声电影,而我从头至尾竟没有听懂一句话。不过,我却清楚其中

一句话的假名：“ムシヨに入れとこうって魂胆だからな”。

我拿这句话去问一位年轻的老师，他也解释不清楚。于是我就去学校附近的公园，守株待兔地等到了一位日本游客。他向我解释说：“ムシヨ”即“刑务所”的隐语，“入れとこうって”就是“入わておこうという”的约音。原来，“ムシヨに入れとこうって魂胆だからな”的意思就是：“存心把他关进监狱呀。”

我对日语学习的热情由此开始。我从头至尾，一句一句地咀嚼“金环食”，三个月弹指一挥间。当再一次走进电影院观看这部原声电影时，我确认了自己在过去三个月里的进步——影片中的对话我几乎全都听懂了！

有了这样的成功之后，我尤其注意阅读当时所能得到的日文电影剧本，着意理解其中各种语音、语义的变化。其后学习成绩的上升，令我意外，也令同学们惊讶，我不但从全班的末尾跑到了前列，而且在日常会话中能较为自由地活用许多课本上所没有的、比较地道的日语口语表达方式。

这就是赵平，这就是赵平的学习精神。没有这样的勤奋精神，以前的赵平就不能在英语上取得骄人的成绩，以后的赵平也不可能戴上硕士和博士的帽子。

我为我的朋友有这样的成就而骄傲，我也为自己的碌碌无为而汗颜！

四年以后，赵平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四川大学，并回到贵州，在贵州大学里当了一名日语教师。这段时间，又是我们难忘的相聚时光。一有空儿，我们几个好朋友便聚到一起；或聚集在他贵大的教师宿舍里谈天说地，或游弋在花溪大坝下那被水冲成的嶙峋岩石中，扮演“冲出地狱”的角色。

两年后，赵平考上了天津外国语学院日语研究生，又踏上了求学的道路。研究生毕业后，赵平便留在了天津外国语学院

院教书。1991年以后,赵平东渡日本留学,一呆就是十几年。这期间,他一边打工,一边求学。战胜了异国的孤独,克服了经济的拮据。凭着自己的勤奋、努力和不屈不挠的顽强,他不但在生活上站稳了脚跟,而且在学业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四个硕士文凭,两个博士文凭,并在日本的大学中执鞭任教。

在日本求学、工作期间,赵平与他在天津外语学院教书时结识的红颜知己李玲女士(现为日本神户学院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博士后,执教于日本夙川学院短期大学)喜结良缘,并有了两个孩子。

2003年,赵平应恩师之邀,放弃日本优越的生活条件,辞职回到祖国,在江苏省连云港市淮海工学院外文系任系主任至今。

赵平给人的印象并不止于他杰出的学业成就。在与他相识相交的这许多年中,他兴趣的广泛,知识的渊博,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高中刚毕业那会儿,由于家离得不远,我俩经常一起在后面的山上游玩。这时的主角往往是他,只见他一会儿掐起一朵野花,告诉我这叫什么花;一会儿又拔起一把野草,告诉我这草叫什么名字,有什么入药作用;一会儿又掂起一块岩石,如数家珍地讲述起它的类属、来历。直佩服得我五体投地。在他面前,我简直成了什么都不懂的小学生。真不知他从哪儿学到的那么多知识,又记得这么清楚。他还曾自学过医学。配中草药、扎针灸、打针,以及治疗一般的头疼脑热,对他来说轻而易举。他就像深山里一块未经雕凿的璞玉,默默地吸收着日月的精华;又仿佛深潭里一条披着金鳞的小鱼,只在自己所喜爱的知识空间里自由自在地游弋。我想,他这广博的知识面,恐怕又得益于他那“皮匠”的性格吧。

赵平的性格就如他的名字,可用“平易近人”四个字概而言之。他从不恃才自傲,也从不炫耀自己,他生着一张娃娃脸,这

张看上去似乎永远都长不大的娃娃脸上,时常挂着和悦而睿智的笑容。和他交谈,你会感到亲切自然,也会从他那娓娓的言谈中不知不觉地感到获益良多。然而,他又不是拘泥于书本而食古不化的迂夫子。对于这茫茫人寰,大千世界,他自有清醒的认识。反倒是自以为从书本中通晓了社会的我,常被他劝导要多食点“人间烟火”。

谦虚,对于赵平来说,不是一种虚饰,而是发自性情的自然。他从赤水天然气化肥厂回来后不久,便已经能阅读莎翁的原著了。这样的英语程度,在当时的年轻人中,可谓“凤毛麟角”。正当我们对他的英语水平佩服得一塌糊涂时,他却深有感触地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对自己特别不满意,学了这么多年,英语还是这么臭!不瞒你说,越往深处学,我越觉得惶恐,越感到自己只是接触了英语的皮毛,而英语的精髓,尚在遥远的彼岸。”他的这番话,我至今铭刻于心,成了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我时时用来激励自己和我的学生们的座右铭。同时,它也使我深深地体会到:知识越多的人,就越会感到自己知识的浅薄,也就越会觉得自己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本钱。因此,与真正的学者相伴的,是永远的谦虚与上进。吹嘘和炫耀所反衬出来的,只能是浅薄和无知。

赵平的一生中,灾难似乎总与他结伴:年少时,他曾从悬崖上摔下来,造成严重的脑震荡;年轻时,他曾因为癌症动过多次大手术,经历了放疗、化疗的反复折磨;在外地出差,他也曾因为飞机出故障而差点命归黄泉。更为惊险的是他在日本求学时所遇的车祸:骑着摩托车,在高速路上被大车撞得飞出了十多公尺,肋骨断了三四根,头肿得大如笆斗,从大腿到脚脖子,多处粉碎性骨折,在床上整整呆了半年。然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每一次,赵平均以他的顽强与

坚韧,战胜了这些来势汹汹的灭顶之灾,并以他的天分,他的勤奋,取得了学业上骄人的成绩。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在病床上写就的。在最近的胸部手术以及之后进行放疗的一年中,他竟又完成了两部共一百多万字的学术著作。作为朋友,我深深地为他骄傲,为他自豪,同时也为他献上深深的祝福。

赵平是日语学者而非文学家,他的作品主要集中在日语语言文学上。这本小册子不过撷取了他对往事的一些回忆片段。然而从这些“涂鸦之作”(赵平语)中,我们可以看到那活泼调皮的赵平;聪明睿智的赵平;勤于思考的赵平;才华横溢的赵平,以及大难不死的赵平。作品中那朴实流畅的语言,有条不紊的思路,以及顺其自然、没有雕琢痕迹的结构,都充分显示了赵平高超的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捧着文章,细细读来,仿佛赵平就在你身边,正向你兴致勃勃、娓娓动听地叙述着一件件往事——麻辣烫的风味儿,四月八的风情,南明河的风景,日本国的风土……充满了乡土情结,也洋溢着异国情调,更有着深刻的内含。颇具回味的内含。

或许,《一生一度缘》是一本再平凡不过的书,然而,唯其平凡,才更显真实。我相信,它的出版,将会为贵州文坛增添一抹光彩。与其作品一样,赵平也是一个平凡的人,然而,唯其平凡,也才更觉亲切。我相信,他的成功,也将会带给人们有益的启示。我衷心盼望着赵平以此为始,写出更多的文学作品,为这大千世界再增添几道亮丽的色彩。

谨此,献给广大读者,也献给我亲爱的朋友——赵平。

2004年11月18日于陋室
(作者为贵阳学院副教授)

目 录

人性的复苏 序一	颜 迈(001)
我所知道的赵平 序二	曾晓鹰(005)
南明河	(001)
阿弥陀佛	(008)
洋虫研究	(047)
独秀峰	(079)
奶 奶	(096)
唐 叔	(106)
奇 缘	(130)
秦娘美	(141)
曲项向天歌	(161)
四月八	(211)
我的宝物	(219)
一生一度之缘	(222)
A 市的大见屋	(231)
“早上好”,我们的留学生活 跋	李 玲(001)

南 明 河

贵阳市地处盆地,群山环抱,在其间穿流而过的数条河流中,南明河是最大的一条。这条在我儿时未知源头的河流,在贵阳市的郊外分成几股急流后又合成一支,形成了贵阳市的旅游胜地花溪公园。仿佛是为了消除那穿越山岭的疲劳,告别花溪公园后进入市区的南明河延展了河道,缓缓流淌。

在我的孩提时代南明河水很凉,即便在盛夏也冰冷透骨。河水清澈见底,伫立河畔,总会沉湎于被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所吸引的感觉中,甚至会产生融化的翡翠在流动的错觉。河底布满了小石子,无数的小虾米张牙舞爪地巡视着自己的地盘。这里无疑是它们的天堂。

贵阳市最南端的南明河畔有座甲秀楼。它建于明朝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位于河心鳌矶石上,状如寺庙。命名“甲秀”